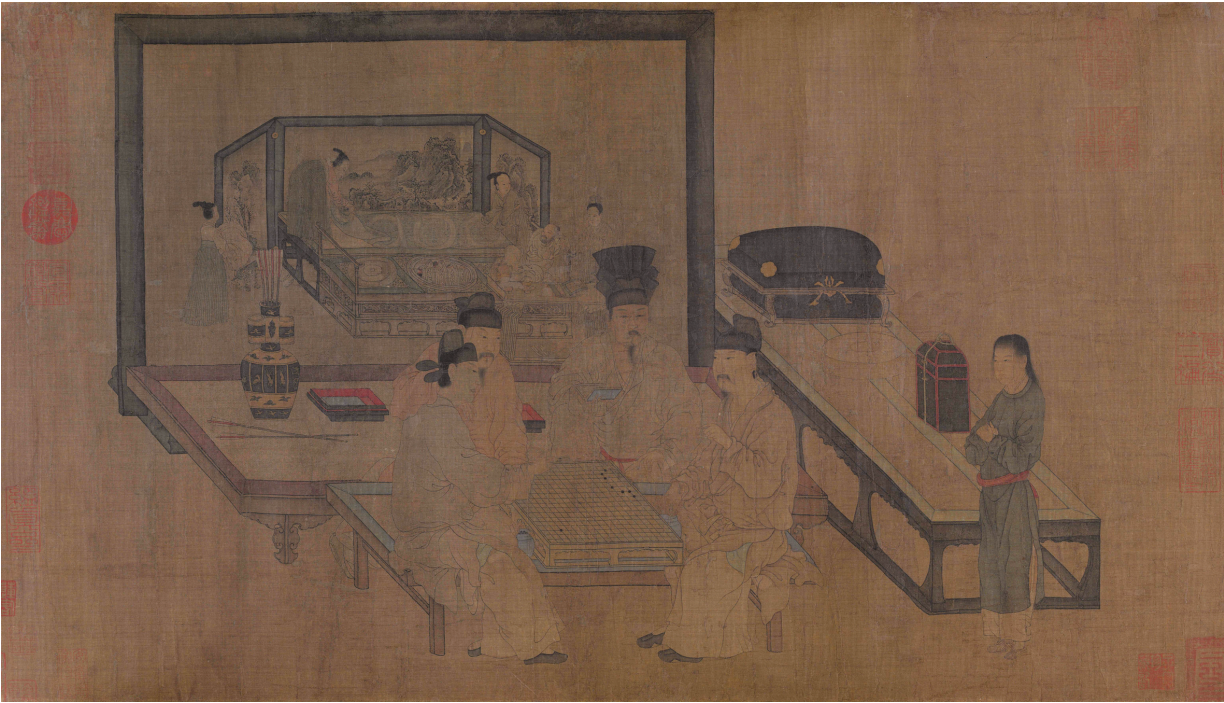


读图



重屏会棋图(国画) 40.3×70.5厘米 五代 周文矩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相爱相杀与心慕林泉

——观周文矩《重屏会棋图》

■ 默慈

《石渠宝笈初编》著录《重屏会棋图》为五代南唐画家周文矩真迹。上世纪80年代，徐邦达认为此幅所谓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卷实际上是北宋摹本，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周文矩，五代南唐画家。建康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市）人。生卒年代不详，约活动于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期，以画艺侍奉李家三代王朝。工画佛道、人物、车马、屋木、山水，尤精于仕女。后主李煜以周文矩《南庄图》进贡宋廷，北宋《宣和画谱》将周文矩归在宋代人物画之首，可见宋徽宗对其人物画推崇程度。然其存世作品多为摹本，如《宫图》《苏武李陵逢聚图》《重屏会棋图》《琉璃堂人物图》《太真上马图》等。传周文矩也画过《韩熙载夜宴图》，但无流传。

《重屏会棋图》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景达、景过会棋的情景。除了画面主题，可以想见男子四人之前玩过投壶，而这下棋结束后还会享用侍者恭奉许久的点心，依这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真一幅兄弟和睦、美好温馨的画面！此作品所绘人物，容貌逼真、体态修长，所绘衣纹疏密有致、色调自然，所绘生活用具如投壶、屏风、围棋、榻几、茶具等，追求写实，其用笔瘦硬中略有顿挫，表情动态刻画精细，体现了周文矩艺术“体近周昉，而纤丽过之”的造型特点。画中两组屏风一直一曲，不单调，体

现出画中有画的境界。不仅有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也为后人研究五代时期各种生活器具的形制以及中国早期皇室的行乐雅集活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然而，下棋本有博弈性质，更何况围着棋盘的皇家兄弟。卷中人物可依照画中四个人胡须的多寡断定其长幼：居中戴高冠观棋者是中主李璟，与他同榻观棋者是二弟晋王景遂，其位置于“一字并肩王”，李璟左侧对弈者为三弟齐王景达，其对手则是幼弟江王景过。根据唐宋和明清座次“尚左尊东”的仪规，他们四人十分有序地分坐在两张榻上：左为李璟即主位、右为景遂即次主位，弈棋者左为景达即第三位、右为景过即第四位——这种绘画布局恰恰是李璟设定的诸弟继承王位的顺序。

史载，在公元958年之前的南唐，地方割据造成大半个中国处在乱政之中，南唐周边国家，为争夺或保持朝廷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父子、兄弟相弑的血光事件屡屡发生。南唐中主李璟系李昇长子，943年至961年在位，是一个胆怯加谋略的国主，他内忧改变、外患强敌。为了稳住几个兄弟，采用了特殊的政治手段：“宣告中外，以兄弟相传之意。”（《南唐书》卷二）他还带着诸弟到李昇陵前立誓依次即位。保大五年（947年）立景遂为太弟，并诏令其元子弘冀也不得继承景遂之位。却不想交泰二年

（959年）七月，弘冀毒杀景遂，并于是年九月因惊恐而亡。一场血雨腥风的政治悲剧翻页，最终即位者，反而是在昏昏然中被推为后主的李煜。由此可见，李璟施展“弟继兄位”的政治手段，是周文矩绘制《重屏会棋图》卷的历史背景。

《重屏会棋图》表现出李璟平易待弟的德行，画中营造出良好的气氛，显现出宫中的平和之象。然棋局似道破天机——棋盘中没有一枚白子，只有八枚黑子，常识上这种棋局根本不存在。执黑者景过用一个黑子占桩，用另七个黑子在棋盘的最高处摆出了一个勺状组合，有学者认定这是苍穹中的最高星位北斗七星。固然，这个细节不会是周文矩随意设计，而是内廷嘱托，这番弈棋怎能不使人联想到是在李璟监督下举行的一场仪式？即使是榻上摆放着的投壶用具也颇费苦心：投壶是被文人士大夫视作培养居心中正、不偏不倚的行事手段。

所谓“重屏”是画中4位人物身后屏风上还有一扇山水小屏风，其上绘有白居易《偶眠》诗意图。观者甚至可以想象画作主人褪去朝服回到府邸的生活场景，他紧绷的神经忽然放松下来，夫人正在帮他脱去纱巾，女仆们伺候着铺床，此前他暇茗读书，此后他进入梦乡……梦里似乎是这屏风上、空间里、纵深到远处再远处的山水林泉吧？

重屏复重屏……

蓝色船歌

——张重庆油画艺术 ■ 吴为山

如果一个艺术家画的是内心的爱，其作品必然真情流露。如果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这爱的表现，其艺、其境必超然。

画家张重庆爱自己的故乡青岛，爱自幼朝夕相处的大海，也爱有关海的故事。从自然的海到人文的海再到艺术的海，张重庆先生所表现的海，因为其浪漫的想象和丰厚而广宽的人文世界，从而获得了某种超越，有了幻象，有了梦境，有了诗意。波澜壮阔或是风平浪静，皆寄托于线条和块面的表现；光怪陆离或是色彩颤动，皆寄托于笔触和明暗的表现。

观其作品，总是令人沉醉于生命的感动并感受到其内在的深沉的人文情怀。这情怀，包含了他对海的直观

感知，也涵盖了他对绘画史上表现海的题材作品的研究，以及对印象主义以来光、色交融的感悟——库尔贝的沉雄与博大；透纳的激扬与飞动；印象主义色彩的扑朔迷离……

此次“蓝色船歌——张重庆油画艺术展”既是对张重庆油画历程的回顾，也是对其艺术成就的梳理与总结，同时作为“2016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张重庆还将创作的一批重要油画作品捐给中国美术馆，为国家永久收藏，供后世欣赏与研究。

半个多世纪前，张重庆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得到徐悲鸿、董希文、戴泽等先生的授教与指点。毕业后曾回校进入董希文工作室研修一年，对油画的民族化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他铭记董希文先生提出的：“油画民族化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也意味着艺术家对一个民族审美和一个时代特征的心理把握和反映。”他将热爱祖国、对中华文化的爱，投射到对自然的爱中，又将对自然的依恋和赞美内化为精神，融汇于民族审美心理中，集中反映于他对美的追求和在艺术上的创新。

张重庆在油画艺术的创作中，孜孜不倦，不断进取。在海的主题之外，他还创作出一大批高格调、深情感的人物和风景作品，并在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语言。邵大箴先生说：“他用感情和心灵去把握现实。”张重庆对中国油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帆(油画) 60×75厘米 2000年 张重庆

画外话



安大略湖一景(国画) 136×69厘米 2015年 许俊



和诗图(国画) 136×68厘米 2011年 许俊

贪看云山去已迟

——读许俊画作有感 ■ 徐涟

许俊自幼喜爱绘画，弱冠之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多位艺术大师，打下了扎实的艺术功底。在明清以来文人画把水墨推向极致、唯水墨为上的大环境中，许俊主动选择了唐宋即达高峰的青绿山水作为自己的艺术方向。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再度回归传统与笔墨的思潮中，黄宾虹等艺术大家浑厚华滋的艺术风格被作为对传统的继承而从者日众，青绿山水作为更久远的传统也被重视并重新回归，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青绿山水被越来越多的人喜爱，也拥有了一定的艺术市场。另一方面，许俊选择青绿山水更是他的个性使然：虽外拙内秀、不喜言辞但内心充满激情与张力，从而把满腔情思情韵注入万千变化的自然山川，化为笔下山水——从外表看，为人温和、沉稳、低调的许俊画出这样灿烂明艳的青绿作品，着实让人惊讶，但反过来说，他的作品其实最好地代表了他的内心世界，渴望着无限丰富、瑰丽而雄浑壮美。

许俊的青绿山水，追求“雄、浑、整、丽”的艺术风格。他巧妙地吸收了西方艺术现代构成方式，将其融入自己的作品中，这种既传统又现代的特征，在艺术审美上，使人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其画面中，陡峭的山石几乎直立而上，近似于直线的运用，再以横直线累加，像一块块有棱有角的条石堆砌，巍峨高耸，危乎高哉；而一团又一团大块近乎符号化的祥云，浑圆有形，与山石形成强烈对比。各式树木的形态，突破了传统树石的皴法，再加上亭台楼阁的建筑，全部用直线勾画，因此在总体构图上，这些近乎几何体的大块面，更强烈地有着现代构成的意味，从而将青

绿山水的装饰性更推进一步，增强了符号化的现代感，与当代观众心意相通。

许俊作品的用色，夸张、热烈、浓郁，提炼出情绪与感受，绝非直接从自然而来，而完全是主观心象的外化。用石涛的话说：“意动则情生，情生则力举，力举则发而为制度文章，其实不过本来之一悟。”大自然的瑰丽激发了他内心强烈的感受并以色彩的方式加以表达。文人画受中国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的影响，逐渐向水墨发展，多强调餐风饮露的高洁与孤傲。所以，初看许俊青绿山水又有一种中国画色彩上的陌生感。他对于青绿黑黄纯度极高的色彩运用，有着强烈的民间色彩意味，而缭绕其间的白云、流水、人物衣饰，更反衬出这些色彩的浓度。这一特色的形成也许与他在在中国戏曲学院多年的工作经历有关，其用色有戏曲舞台艺术的浓烈艳丽的特色，而画面总体情绪的把控也与色彩传达的情绪密切相关。他受戏曲舞台艺术的影响，还特别表现在其近年来越来越成熟的大幅作品的总体布局上，仿佛一幕幕大戏拉开，层层深入，渐入高潮，而强烈的戏剧性转换为视觉焦点，总处于亭台楼阁的内部空间和人物动作之中，让人想要凑近看个究竟，进而产生无限联想，画尽而意不尽。

许俊的绘画，极其注重细节。在大块面、高浓度的构图与色彩中，他有着很强的技术性，作品雄浑大气又纤毫毕现。所以，他的画耐看，有着一一种近乎手艺人的诚实。他对传统石的皴法，再加上亭台楼阁的建筑，结构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的绘画不管谋篇布局，还是松石衣饰的刻画，结构合理也细致入微。构图繁密而有

呼吸，既不空泛，也不僵化，独具面貌，自成风格，既有形式美感，也有气韵意境。这既得益于他长年坚持写生，也得益于他扎实的传统功力与基础——写生使得他在经营位置、结构布局时俱有出处，即便是梦中山水、心中风景，都在自然中有迹可循；篆刻的修为使得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用笔有力透纸背的厚重感；诗词的功夫使得他的画面结构充满内在的意蕴与情怀。

他长年坚持写生，并在写生中创作，这赋予他的写生作品以完整性、创造性而自成一格。“为爱青岩寻古寺，切眉石壁见泉池。急来风雨迷天色，贪看云山去已迟。”甘肃庆阳，陕北延安，希腊圣托里尼，以及意大利、加拿大……到处留下他的足迹和情思。我尤其喜欢他这些写生作品，自然、生动，不造作，画面气韵流动，诗意盎然，让人不由自主感受到当时那湿润的空气，鼻翼呼吸着清新与自由。这些感受，与当代人的内心息息相通，又有雅致的格调蕴含其中。尤其在他描绘圣托里尼那样有着蔚蓝的天空、湛蓝的海水和宁静而洁白、柔软而蓬松的云朵的画面时，那自由的笔触、轻松的心情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美感，比水彩画的表现力还要强烈、还要鲜活。

我以为，艺术家的价值，一是为当代观众提供优秀作品，抒发审美感受；一是为艺术本体的演进有所贡献，在材料、技法上有所创新开拓。许俊的青绿山水与写生创作，在这两方面都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更以彩墨的方式，力图将其在青绿山水与写生创作两个方面的感悟融为一体，为他今后进一步加强已有的个人艺术风格与符号印记开辟新的方向，在艺术道路上臻于化境。